



12701

滄溟先生文抄卷之二

濟南滄溟李攀龍撰

武林澹所楊應時閱 男士經見鶉重訂

序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處士少時嘗試補縣官弟子員不就也居數年則以大小戴氏屬虞臣肄業及之乃虞臣婉婉日抱經受膝下雖非然不出家塾中即已知名廬陵諸生間郡大夫若萬安令聞虞臣秀才召署門下與論所以爲文辭無不各如其口

滄溟先生文抄八序

乙

二卷

出虞臣之從郡大夫若萬安令游危行如長者處士心異虞臣之爲人而視虞臣學則愈益勸不復事家人生產矣邑中少年竊相與非處士已則一切不事生產柰何託於不可知之子以釣奇乎一日不効遂失常業彼實有家而不知愛何有於我處士曰亦欲士之子恒爲士以是爲可知爾不知富貴也且爾不見邑中豪家少年不可以侍君子惟其學術少也而能走百役奉公法能不遁郡大夫若令之共稅而不以出諸門下非譽髦也明年虞臣與計吏

京師癸丑射策甲科則處士之郡中視虞臣所以

爲理狀日于于爾未嘗一語及行事決旬邇歸虞臣固請  
所以爲理狀則虞士曰稱法必及不朝廷議獄必及典章  
爲理則是也然而一人握之十人披之汝尚惡乎執乎虞  
臣曰百金示孩提之童而不得易其搏黍猶之和氏之璧  
示賢者而不得易其不受之名非以其知彌精其持彌固  
矣乎大人豈猶以此病良也蓋虞士家居復不能容人過  
失即雖瞋子弟有不直未嘗不面拆之亡問族䟽近以宿  
讎若卒構怨必令虞士居間是非曲聽虞士始有不便處  
士者久之各厭其意曰即令詣吏對何以異乎故萬安俗  
施于有政哉其斯有味乎虞臣之爲理也

滄溟先生文集卷八序

一  
二卷

雖稱健訟而羅氏宗人鮮有自相逮於縣庭者虞士所謂  
施于有政哉其斯有味乎虞臣之爲理也

送龔懋卿序

蓋懋卿三十始爲郡諸生五十而貢云既爲郡諸生則從  
余游余數稱毛詩大義難之無不如嚮也明年以諸生既  
廩與許殿卿郭子坤卒業館中藝相雄長稱大師矣按察  
諸公開塾于署無不延生者慈谿馮公括蒼趙公蓋尤重  
之凡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無不謂成名無疑而竟待  
歲即猶若不得已而勿欲變焉者屬之可以已可以變也

初生豈自計至是哉生家陽丘近薛縣常稱公孫弘之爲人而不直汲黯也曰弘故遠跡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而爲丞相服習裘褐即令統綺驟御有肌蹠膚癢耳布被奚詐焉顧生少時左挾書右杖箠牧羊山中年二十試爲郡功曹不報繇于陽丘尉庭笞之乃卒業鄉校三十而爲郡諸生弘少爲薛縣獄吏尋以臯免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弘年六十徵爲博士以不能罷歸後五年再以文學徵諸太常生令待歲應命實年五十有八九七大比無不在諸生高等又馮公趙公諸按察轉相揚

滄溟先生文抄八序

三

二卷

之終不待與計偕何以異弘以不能罷歸也及弘再徵讓謝國人國人則固推弘太常對策第又輒居下初弘亦豈自計年七十爲丞相然且封侯也史蓋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脩非過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爲第一不然帝以雄才揚推俊又歎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之下以爲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爲不知弘必不然矣生以毛詩稱大師大義如嚮何以異弘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也獨

以今  
天子神聖雅好儒術維賢不次千載一時視弘邈矣即有  
召問有司發策必以新政先事求備必且豫憂胡也余嘗  
見生爲張中丞圖上山東要害恢奇多聞業已就緒濮陽  
成卒陳氏蓄異生一諸生隱然敵國即便宜爲對何不可  
者乃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謝不得一以弘辯  
論豈故不能得一於十即欲有所專奉有所願罷以此合  
上意耳然豈異於使匈奴還報時弘固亦謂君臣之遇非  
知無以相得也生如能令所對

滄溟先生文批

八序

四

二卷

天子善焉千載一時而亦千載一遇君猶是太常所奏第  
居下其對則在我其時不在我也以生一遇彼弘一遇又  
何怖焉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而知不可爲也前以一  
人不合罷歸而後以百人之下爲舉首其斯生所常稱公  
孫弘之爲人者哉

贈珍羞署正張君序

余嘗造會稽諸大績與言脉家學就理七劑稱良焉顧又  
察其非重糈食技術之人暇問之則曰君豈以大績於署  
府中日辦膳若羞諸物事眡羹飲皆若有所時適悟攝性

之義君子恒放焉以達之石液遂多所濟於病者爲有取  
爾哉顧吾所同署者張君則謂大績曰昔邦輔侍我中丞  
兄於淮泗間見其急國餉而食不重味嘗疑割烹之言非  
也向邦輔與君掌醢時雖不即膾炙衆意而不厭久要則  
君所三折肱於國中也大績曰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以  
養王及后世子矣民窮而無告者君其能使各有常餼乎  
天子欲有問焉君亦以珍從就其室乎羞用百有二十品  
珍用八物矣張君豈嘗聞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  
八十常珍今各得其齒乎是皆不在君也聖天子方致孝

滄溟先生文抄八序

五

二卷

鬼神菲飲食日舉之典為羊存君雖日寡珍而進未嘗得  
躬親授祭品嘗食之盛以縱觀槃盂之銘天下一人之養  
也其所裡祀於宗廟咸秩乎百神鏞箎萬舞紛陳備奏佩  
玉簪組銜鳴翳列於堂寢之上駿奔載路祝史在庭歎  
奉璋濟濟哉以趣

天子之左右而埃羹定以詔於位時則君必將肅牲豆登  
魚腊致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使明德之馨誠信  
之裛藉以同升偕暢以居歆上帝而祈永命錫純嘏卒就  
禮樂之成贊感格幽玄之道也乎聘以萬國譯以四夷燕

事以諸侯王公脯賜以郡工黎獻旅語以嘉賓君子以光  
邦家以寧胡考以樂王者得賢之心以洽蓼蕭澤及四海  
之惠君又無一不司存於是署也無亦耻無以自盡而愈  
思其職之所不及為邪亦求君大績者達之石液使多所  
濟於病者而未得其所欲託邪余然後知維處下位而人  
人重自棄猶盛世之教也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

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章攀龍受而讀之曰大臣身制四

倉溟先生文抄入序

六

二卷

夷從閫外請便宜報成事機權相生利害旋踵兼聰獨斷  
務出萬全而使凡厥為功若自口出下從中議如凡所見  
以稱

上意而論道之臣無覆誥之沮有將順之美義所必至辭  
足達之非是曷繇哉

先帝神武雅塵疆場之政屬鎮以來虜數入寇輒下明詔  
切責違玩風火示恩輒以邊大臣徒往來文書問鎮十路  
而齊二三其悉意以實狀唯是孔邇京師主將舉事朝  
發夕聞誰敢哉徼寵靈益持重以假須臾無它變與其幸

不可知之勝挑怨嘗禍不可也即圖戰守戒屬夷悞率常  
媮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駭衆不可也莫尊於中國莫  
嚴於畿輔

天子命我而虜數入寇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至懲  
艾不得已矣疏蓋曰必翦滅以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公  
一經畧輒及搗巢而使虜常備我其罷不減於中國則  
自憚入寇因以爲令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結聚瓦解  
是謂伐謀且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以慰永懷

蓋

滄溟先生文抄八序

七

二卷

先帝前已壯之遼之役一月三捷爲拊髀稱詩焉而公復  
條所自與創舉者三事感動

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今觀之置暴糧待敵之士  
不以食版築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中屬夷挾  
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仰寄而其備必不豫欲  
唯勢是乘戰守相爲非先立於自強之地則失恃而其應  
必不給也信乎發日新於孰計身倡始於前聞也調集兵  
馬䟽更拳拳戰守竒正

帝爲采納其說非常視公矣請斥四海治壹使邊無遺險



論道之臣見以為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于深于堅可據以形即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詭必勝是豈一日忘戰也不然無翦滅虜而後朝食之心猥以孽不可知之勝於殘傷之餘施無次第挑怨嘗禍若怵於易置不著超然遠擲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忸率常以塞命

上且按䟽切責以何義乎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論道之臣覆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說明詔相勞群推得策也是編也䟽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即臣之所行者也公起進士贊畫雲中蕩平倭患三十年於此籌策北虜明矣非不滄溟先生文抄入序

八  
二卷

知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日聞於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身閱利害豈嫌創舉以要

明主哉昔人蓋嘗憂之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讓誰復言之者不知其所條奏無以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止趙充國伐匈奴右地而先零之役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乎雋傑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是者無幾人即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

然從閫外請便宜計定而後發俟可而後舉得之于慮失

之一詰豈其才之罪也然則是編也公蓋上以紀不置念  
先帝知遇總安攘之畧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已出  
質有其文武云

青州府誌序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  
之志也青州為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史記管晏  
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明世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爽鳩氏邈矣先王彊理  
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丘罷侯置守分領併隸不

滄溟先生文抄

序

九

二卷

常所治何以按籍如指諸掌作二十有二圖與沿革表爰  
始賜履自天子命田和諸立挾濁澤之遇漢諸王子廢絕  
半之迄今親賢隱惟藩屏有司庶長更至迭謝與高國世  
卿異矣鄉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興焉作封建職官選舉  
表災惑守虛釋寃振老龍鬪馬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  
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災祥志海岱維青州鎮曰沂山淄  
澠流惡安得決瓊洛之水汁肥自穢而放于瑯琊比先生  
觀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寬緩闊達繇之平易中具五民而  
地重難動搖六十牧豕固陋性成方願罷西南夷不置滄

海郡安得布被焉而曰齊人多詐也今自見采金煮海之徒不可動搖不知戒無以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罪作山川風俗志鷄鳴犬吠穀擊肩摩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克服其政亦既富強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南多山谷登降之萌上斲輪軸下采杼栗其餘益締海物維錯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即升葵丘壯冠裳之會入石室探文字之原賔者亦有以樂矣作戶口田賦物產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由以基命寧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羣萃州處以就閒燕言必敬

義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堯之五吏安用覲脯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稱節制技擊為之不教而戰安謂怯於衆聞卻流雖數萬騎亦由人自為戰議者謂顏神可城而不可規為縣蓋以官具則民墮而險不為用穆陵之勝是稱四塞閔以稱兵足備屯盜桓為游士奉之車馬國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於奔命置郵如綫作兵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掩齒寒塗振葦懷里愴焉示睦龍夏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筮為哉觀孟嘗君之泫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葬者未為失之

逢於何相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已慘于堙微發掘  
之患矣齊魏之季實崇佛老有屹其樓伺我失道作鄉社  
陵墓寺觀志嬰之知景公不能用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  
能使景公用已尼谿天沮不過非人維諸侯享國從治以  
長大哉制辭寵靈篤叙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槩  
于吏體士生其間卓稱達材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  
強之佐蓋姑置焉而况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  
名臣宦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孝  
子之過自公治長受業身通曰轅伏鄭代爲大儒源本六

澹溟先生文抄入序

七

二卷

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爲閔大主父嚴安上書言  
事感動人主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鍾離業陽助  
王息養程本寄食海濱泯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儒  
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俠無義則豪輕季次故齊人而  
後之言俠者置之狐咥子狄氣足鼓衆士有私伍同袍之  
役乃過謂之隱憂務摧剪其豪卒然按籍無怪其恫疑引  
避也作卓行傳治不越閭有脫珥之后亦有鷄鳴之夫人  
北宮嬰兒何爲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倉公可謂近之  
矣卽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

變仙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懲二城  
陽大夫自取杜臧梁丘栢騫過而能悛是從末臧崔慶之  
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匱藏於王府惜  
詔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義君子有道懸之  
閭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棊於亡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  
彬乎幽以明爲形怪以常爲體精氣相挾假合爲物情則  
然耳君子存之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爲目四  
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於人事蓋獨詳焉若曰非徒以存  
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具在後之覽者神而明之以秦

滄溟先生文抄八序

十一

二卷

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  
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爲序  
廣陵十先生傳序

人才之生雖地氣使然哉曷嘗不繇應運而興者乎應運  
而興則地氣與會人才相感以勸其成相感以勸其成然  
後闕之不爲沮挫之不爲變也哉

世宗肅皇帝以聖文神武治天下者且五十年乃廣陵有  
先生十人洪永之際於斯爲盛矣諸公之黜如臯令與王  
公之訊蕭敬景伯時趙叔鳴之忤逆瑾也朱升之之擢顧

開封與蔣子雲之諫南狩也魯公之嚶嚶於遼左與桑子木之傾於骸骨之疏宗子相之祭楊太僕也所不罹者朱子价一人而已柰何十人而九闕之九挫之手

肅皇帝懲宦者煽亂而制奸臣之命斯運之所由起也余徃見歐君矯矯自史才而致意手作者有鑒裁矣善乎傳所謂廣陵在漢時吳王好文辭而大山小山之作奮自淮南彬彬哉明興二百年廣陵多文學之士乃今始有宗臣云今勿論其所得即自諸公已力圖復古推轂獻吉景明輩而伯時子雲叔鳴升之亦各以聲藝翺翔李何間矣

滄溟先生文抄序

十三

二卷

子相後出相勸而成者乎翩翩孔璋之流也世方病文學之士無吏事登陴而守福州者誰與永安之捷與海防二三策豈一語不相合也而况馬政軍餉綏夷導河如儲王以下諸公所至有績者乎故閑之不為沮挫之不為變進則謀國家退則著文辭自董生而授經術之業有如十先生廣陵得以稱文獻之邦矣何應運而興而河套之議卒撓於讒而不得以復國家二百年之疆圉設令子木之奏行而嚴氏者與三尚書並罷豈有倖主之禍也豈廣陵地氣微不能與運會而適至是乎傳言儲受知尹恭簡

朱納交邊庭實二公皆余里人叔鳴按察副使曾公都御史又皆在山東子价余同年進士而子相則傳所謂昔者吾友也十人而得其六是傳也以徵文獻則足矣其斯實錄云

### 三韻類押序

辟之車韻者歌詩之輪也失之一語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職此其故蓋古者字少寧假借必諧聲韻無弗雅者書不同文俚始亂雅不知古字既已足用患不博古耳博則吾能徵之矣今之作者限於其學之所不精苟而之俚焉屈滄溟先生文抄下序

十四

二卷

於其才之所不健掉而之險焉而雅道遂病然險可使安而俚常累雅則用之者有善不善也聊用布親串孰與風物自婁際雲霞瀚川漲孰與金壺啓夕淪據薛君所爲類押字不見經傳者屬俚見經傳而僻若不可單舉者屬險允以復雅道而陰裁俚字復古之一事此其志也未可以在諸生門而易之矣

### 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大

白縱橫往往疆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  
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  
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  
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  
衆憤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  
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宋人曰此玉集序

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已於後也卞

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  
論漢先生文抄八序

十五

二卷

之器題之以石也又何難焉魏之田父始疑之而卒怪之  
棄之惟恐其不遠乎是猶已置之廡下怖其明照一室耳  
宋人何見而襲礫於篋五都自饗及笑於周容蔽之益固  
瞽矣別焉即有明照一室畜之弗利其家矣乃曰姑舍汝  
所學而後我則寧抵於櫝中詩之爲教言之者無罪而匹  
夫以賢害則爲用以君子服之鳥在其禦不祥也何子威  
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有季朗於席上手誦然抱不遇之  
感三復喜起之章響中鳴球有卷者阿矢音特達扼腕小  
雅孟子之論離騷纍臣之誼交含互映異采同符無倡不



酬有投必報以相爲知己以快於當年是集之所由作也  
豈其無因而至前治德結好而冒不屬之患以俟夫怪而  
棄之者必不然矣是集也其瑟若者其理勝也其煥若者  
其孚勝也二君子固在焉談者爲價側而視之有厚倍者  
則精氣之致壯云爾是相詩之道乎

按察李公恩榮永慕錄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若  
千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改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  
日僂焉如贈君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即命也贈  
滄溟先生文抄序

十六

二卷

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君有所欲而未能即命也人情  
十三故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雖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  
人爲已近精氣鼓舞不可適以變著於愛斯愛著於悲斯  
悲矣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苴如顧其父  
母寧如顧其椽棟几筵宴如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  
德而語世美頤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  
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  
喘息則響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類異矣非  
復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

始公所由一著于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是故終日言  
不遺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遺已之患以患父母則  
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徃按山東南時優然如父母見  
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䟽愾然如聞父母之聲  
者思得寃也朝而必有白狀所罷監司太守某以下若于  
人所奏速論殺某若干人無不踟躕躑若即命於父母  
者顧之諦於生也顧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  
而託儼然於堂上者是不需蔽水而朝夕承歡者也夫精  
氣善應一著於悲斯悲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幼不及見父

滄溟先生文抄八序

七

二卷

母可欺以非其父母此無他僥得之也老而喪父母不可  
柰何廢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僥失之也襁褓而狎膝下  
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  
悽愴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顧  
猶直如顧其父母猶寧如顧其棟棟几筵猶晏如也由是  
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  
椎牛季路有枯魚之歎也公再秉憲異臺同風余遠而望  
之湫然清靜知其為七尺之孤切而私之言行無罹于憂  
患知其著於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

不知而錄之所由以名永慕者乎是為序之自重也

沈封君七十壽序

蓋自明興開郡國縣官弟子員設科射策士多自重者云  
祿利之路則然哉人情自愛父所不能得之於子也封君  
既受業弟子既廩郡國且察可與計偕而次君則舉進士  
矣人情自愛誠有所質於中莫謂之也有則曰是猶未可  
知二偶三合亦各言其自致爾子何能得此於我而輒以  
委焉不則曰用子自託跨三命以臨鄉里寧與一敝果解  
相殉卒業牖下自誤不恤矣故有白首呻喑僂焉發憤於

滄溟先生文抄序

二卷

其子者不知精華已竭乃欲與新進少年較技角藝萬一  
所司有知己碩宿自負以謂不悖所聞然而其時與文則  
已變而載義以遷出於所聞之外者有不必守也不然則  
又不少自勉強一老文學終依依不忍去以為亦自見其  
名成亦自見其志効然而既已鞠如枯鰕猶日與諸生盤  
辟堂上脩禮容出從一乳兒馬謁郡國長吏朝朔望為不  
素餐不知當其不及貢也屈指既廩妄冀恩澤待歲埃盡  
俛失俛復以至於今勞且險乎顧二隅三合有不必致自  
其身志効名成有不必託自其己是封君之自重也次君

蓋謂余曰自某舉進士家大人以郡國弟子受封洛陽令  
尋改戶部主事再封山西按察司僉事二十年于此歲七  
十矣雅好奕碁未嘗與聞事也夫人情自愛亦各言其自  
致自見其名成與其志効雖子不假焉是矣顧士結髮受  
章句即欲第乎亦當如兒輩少年舉進士何至白首郡國  
弟子中廢既廩人豈不自致有不能得於子者且弱冠  
既廩勿恃所聞足以免侂失侂復之患一老文學如運之  
掌即諸生經術尊我郡國長吏師儒視戎職自取耳待歲  
俟盡而來亦待歲俟盡而去柰何俾諸僚友之疑我自恃

滄溪先生文抄八序

十九

二卷

屬於其子也而竊議於後爲兒輩無妄之累乎爾類恒於  
斯不類恒於斯豈敢哉跨三命以臨鄉里惟是朝廷欲速  
見爲善者之報也誠謂其才可自致願以異日慢孰甚焉  
無亦謂爵已崇而虛位已卑而實而鄙之乎柰何以一老  
文學自享而令有所不行於朝廷士固以此言自致以此  
言自見耶不有奕碁者乎吾二十年於此此以自致此以  
自見矣君子日三命以臨鄉里則長吏之所過間而式伏  
臘存問者也一與聞事將鄉里謹焉朝廷等威乃從長吏  
而市之權又因以爲利自令輕之何用勸天下之爲人父

者我斯自爲弟子時已勝其耦尹文子所謂進退取與在  
我者也豈獨三尺之局中蓋脫然直竒焉而所爲自重者  
在以此然又衆意所安常理所取廢而任之七十年如一日  
得養心寡欲之助於進退取與之間懋趙君子凡以慷慨  
自擣固無以得封君之大云封君名某生二子紹代長君  
也南陽別駕次君山西叅議守寧武關爲封疆重臣著政  
聲封君因有榮號矣乃隆慶改元十月二十一日覽揆之  
辰爲歲七十焉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滄溟先生文抄序

十

二卷

隆慶己巳蓋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  
目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  
岌岌乎其危得之也夫危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爲言得  
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生民覃族受姓以屬  
于今不絕如系一旦自戕塔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  
稷之委裘即不堂不構不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  
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弓禡以禱祠求之熊  
羆以寤寐求之即未爲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  
之寧脫疑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

幾得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蘊藉長者里中蓋視猶石相家即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游京師其友親之曰亦既抱子矣即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即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莖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權豪斂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退食獨立無柰羶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暇何也即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

滄溟先生文抄序

二乙

二卷

以聲於梁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以自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爲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既已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覘其門有孤矢也家持羊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是自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忒也人亦誰不爲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豈謂幾得之哉唯是幾之不得而怏怏然後幾而得之之爲快也氣之

所息必賁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以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爲殿卿具列之始以

至今殿母太孺人序

余年十五六時學毛氏詩於同郡張先生所與正夫同師聞母家在武定與正夫家有曾大父以來皆仕宦通家正夫先君子雖處士然其人好書習掌故郡中賢士大夫多從處士游也太孺人歸時蓋遭家中葉處士與兄伯居無家人生產宗族來濟南者皆謂母素貴家女豈厭爲處士

倉溟先生文抄八序

三

二卷

新婦乎母心知處士非凡人家雖貧哉即所顧衷褐之人豈以富貴爲是也則悉去綺縞椎布操作而前矣孺人蓋工女事即所未嘗試孺人見之能令自手指出宗黨有以所善嘗試孺人者又無不出孺人下孺人事嫂每雞鳴起視具嫂不知也夜恒不敢先寢宗族乃相慶得新婦孺人至今視嫂子如已出也余猶及見正夫未就外傳時書尺牘皆孺人所作與之書正夫年七歲孺人教之數日也即問處士君曆家言甲子於天地何所起後余見正夫則在同舍諸生郭君所受三戴氏禮爲余言曾大父以來家世

治二戴氏禮家君不欲忘前人所爲業也正夫是歲廬生  
尹生以及郭君之門蓋一年而五更師五師皆孺人爲處  
士君東行脩閭里咸謂孟母三遷其子殷毋爲子五更師  
云又三年所余與正夫偕計吏當如京師得見慶士君及  
孺人又六年正夫舉進士爲令官迎孺人來京師余太安  
人及家人亟得見孺人太安人每從孺人家來必誦孺人  
家母儀數事示家人也嘗謂孺人六十有二猶尚健飲食  
爾母年五十餘即哀異平生且爾奉職比部何狀得似孺  
人子檢討君賢也余由有識見東平何治象畧似正夫正  
滄溟先生文抄八序

夫自與余相天下仕未有失也所論人狀即如其人在余  
目前矣

○邢毋朱太恭人序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父也無以子也太恭  
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長官咸用  
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贊朝廷柔遠能邇下以和樞結侏  
離之俗以息息綏祉植本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  
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於  
所爲舅姑即得於所舅姑非父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



以婦也鞏昌公爲郡理官治隴以西獄治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獄遯矣羗胡雜治之治也所嘗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于馮野王之爲人肅肅在堂雍雍在閭作邦作對以迓程番公無違之命以正抱哺併倨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鞏昌公乎勿論不得於其君子即得於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爲家也太恭人之有以爲家也則贈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子中矣太恭人則曰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忼慨慕義以託於長者斯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日至三損日至終無成名矣既年公蓋儼

滄溟先生文抄八序

二四

二卷

然若出於世家公卿之胄也衰然又若在偕計中不得於宗伯之薦列也而士無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夜斯內有雞鳴靜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忼儼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贈中丞公乎大恭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爲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若所爲舅姑與所爲家也不可以無得於其子即得於其子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中丞公之爲諸生則謂之曰何以異爾父之爲國子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士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爲真定尹又謂之曰何以異爾外王父爲程

番哉裁守就令裁夷就華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  
以真定尹爲御史又謂之曰父母之不得則師法之師法  
之不得則彈壓之過以攘臂而仍之不可知也公既爲御  
史按部畿內庚戌之役即斥堠無不至芻粟無不具也以  
御史爲廷尉又謂之曰何以異爾王父爲鞏昌理時郡理  
官所爲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爲當廷尉當也公在廷  
尉無論丞卿凡蒞二都文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刺史  
在外爲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內領御史受公卿章奏以  
貳大夫者纔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讓位矣公三年於此

滄溟先生文抄一八序

二五

二卷

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人不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爲諸生  
無以異於贈君之游國子中爲真定無以異於外王父之  
爲程蕃守爲御史廷尉無以異於王父之爲鞏昌理官時  
耳士無廢業雖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爲令母得以爲子  
乎即使御史廷尉不當太恭人意恐不能從中丞公畢正  
職也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乎太恭人之得  
其子以母也又且四十年也二十年程蕃之子又二十年  
鞏昌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

十年於以其在鞏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於八十猶掇之也然而不得於其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也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恭人免於葛藟仳離之難即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急絕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膏澤不下又不則處滋彰之世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無患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患以爲太恭人憂其以八十年於以其者何可知哉

聖天子四十年於以其即太恭人八十年於以其堯舜在位民滄溟先生文枹入序

二六

二卷

不天札是余所謂不得於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於今日者也母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爲余言母如此程番公名璉鞏昌公名權贈中丞公名時舉中丞名尚簡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大方伯亢公太夫人序

公既用山東右方伯遷筦蜀中左轄行矣則貽余書曰不佞奉太夫人叨役大邦踰年於以其今柰何重以遺體爲萬里行度邛邲九折阪主陽所畏道也曩不佞在著作之庭幸得備侍從屬歲八月

聖天子景命每從交戟間伏見宰相以下百官及郡國吏  
鼓舞呼萬歲聲殷 朝廷未嘗不私心快焉太夫人生幸  
在景命之月即不佞亦每從庭致太官酒脯歸率諸弟妻  
子若諸孫稱觴爲壽數得以承 上餘歡以效太夫人前今且安知無階 徒有意乎彼一時也蓋公既在著作之庭數年矣家本平  
陽會族有以外戚在 藩王府者風公不宜備宿衛公欲  
自言於

滄溟先生文抄

二七

二卷

上頃之乃奉壘書出按河南諸部學校事尋以叅政遷陝  
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習太夫人爲母狀聞以効於太  
夫人者因知太夫人方公之奉壘書按察河南也以請諸  
太夫人曰不肖某雅意在本朝今且已矣襍祿奉太夫人  
訓而幸得備侍從從宰相後日優游文章稱近臣一旦出  
爲吏故當奏記上謁中丞臺若御史臺責苛禮或性難繆  
恭則見以爲有負不遜先下檄侮其辭以嘗之不報則又  
從旁督過諸掾史以摩切我今且已矣與其得罪以爲太  
夫人憂太夫人曰置之何官不可爲自言無益也身自侍  
從而出不能吏安用文章爲今且已矣有如制詔河南按

察副使某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聞者閤焉久不聞問  
爾豈猶敢具以出居于鄭對邪春秋之義臣事君猶子事  
父母安得謂爲老婦憂吾既已飭諸掾史以壘書行事臺  
中何自督過之也公遂之河南歷今官暫詣平陽又屬歲  
八月稱觴爲壽太夫人前公又將顧復不能去承間以請  
曰以今視著作時承

滄溟先生文抄序

二

卷

人亦將必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爲唐虞四岳之臣受  
國厚恩即往居部懷來徼外蠻夷使歸附

朝廷威信萬一報

上何不可者王尊爲忠臣何以異王陽爲孝子秉傳之官  
何畏九折阪而道惡爲解且吾恃粥食飲幸無衰方賴鍾  
釜之餘自持卷即七十何憂焉方伯重臣視內三公誠不  
失職裨益稱是若乃纖介小嫌末節自予矜矜無通儒之  
見吾何知之哉吾聞有易人無易官溷之而愈辦者才也  
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以在遠之故示有離寢門之心

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行矣。即有爲中和樂職宣布詩對揚天子盛德事以効威信懷來蠻夷而蜀中安矣。孰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母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爲之計則祭祀必祝之曰必使長守位也。然則公必勿曰今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効於太夫人前耳。余惟公所論中丞臺責苛禮常見以爲有負不遜嘗侮摩切非妄語也。余往奉壘書按察陝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違此事矣。然余固陋輒自投効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

滄溟先生文抄 序

元

二卷

重終不累以徒臆及之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久溷錢穀爲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溷之而愈辦者才也。母之教爲得其大者云。

許母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益多從殿卿游矣。則殿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父不見殿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蓋殿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殿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爲之俊傑。相命以好古。

多所博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衲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既廩室家。嗷々視一弟子員。如瓠瓜矣。余復每過殿卿。即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鉤贖駿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忘在千里計。未使吾黨士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殿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颺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孛生奚爲知若也。殿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嚮々之行。遣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

滄溟先生文集 序

三十

二卷

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々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藏寡居。日夜埃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來。殿卿又往々輟躋。適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詳爲呵責。殿卿者又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々去諸子矣。以故殿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憊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己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龜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塵狀。以恫衷疑我。稍厭復謂。

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殿卿則鞅鞅去者瞰余。又相謂太孺人顧柰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殿卿自肥子來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殿卿於我無論沫濕相啣濡即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殿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母矣。即有憂生之嗟懼不先昂食爾。太孺人於余有知興之感。在殿卿顧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猶及復兒

滄溟先生文抄序

三七

二卷

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善事乎。余嘗

劉母茹太孺人序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既有母德亦有母材云。方學正公歸自鄭州營故田廬而老也。疆場淆亂筦鑰竊發則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前已舉而質之債家矣。蓋孺人勸贖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稱貸以爲辭公乃傾橐中裝量多寡分給之而不以無爲解。蓋孺人勸復焉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則由是忘卽中君而慮其後之



反圖風以相恐公又爲之折券如未嘗有施者蓋孺人勸置馬卽中君幼不知也久之卽中君登第既爲理河南郡孺人更以田廬命卽中君計屬䟽數爲分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曰是先君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束脩之餘噉噉橐中裝耳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耒耜不得加埽除不得致實自強意乃吾謂先君子于時寧能以田廬之鄭州耕且講耶不猶愈於汙萊然亦謂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貸以爲辭又誰不曰殆不可復者卽吾念之是將曰吾徒爲伯也者守田廬力不遺墳之名爲惠也今誰窺其橐中束脩之餘豈負之哉誠以若藐焉之孤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吾蓋重勸先君子又顧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以使彼輩謂若爲不可知安之勿輒有它腸故也若旣已有自立之形彼輩誠慮其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賈子孫憂而空文市禍以爲鞞怨左吾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違使彼有不慨然之憾卽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矣今若且之郡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抒夙憤何不可者卽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者以

其藐焉之孤不愛其田廬稱貸復之而又爲折券曲相啗  
戕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何樂乎有此聲於諸兄弟若兄  
弟之子唯是更爲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官也田廬自遺  
宗族是常耳凡以示先君子不言自贖稱貸以復之義豈  
不美哉即吾命若葬後母路匍匐掘雖一婦人必相收  
之豈亦後有反圖凡以成先君子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  
也是孺人之行也君子曰今之所謂毋得以義相勸因其  
子以成其夫大笑婦人之性視田廬橐中獨其子所有耳  
誰爲兄弟若兄弟之子乎孺人倚其田廬於懷中三勸大  
義族黨是常不聞於言無得而迹焉一何衛子之周也在  
爲理時河南太守柱爲王所持卽中君身處危疑事平以  
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教遠哉以余所謂材母云毋既封太  
孺人以改元七十歲余爲鄭君廩夫爲卽中君具列如以  
卽中君名宗岱字伯東嘉靖己未進士

滄溟先生文抄卷之三

濟南滄溟李攀龍撰

武林澹所楊應時閱 王士經見鵠重訂

記

德王冊國記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今王蓋一先懷世子幸之  
遂使為家令焉以屬令王懷王庶長晚為世子且卒矣  
懿王又薨房闈嬖臣各欲立所親倖以及時締主為己力  
取富貴論議洶洶令王岌岌殆也時御史李將臨

滄溟先生文抄

乙

三卷

喪見令王宦者某乃為王曰李御史且至必且曰雖王  
儼然在憂服之中得國恒於斯矣王其辭焉孤孺子以  
先王先靈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使者憂孤不得共承先  
世子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一二叔父先王之  
所愛也先世子之所友也無不大賢孤孺子何敢因以為  
利其孰能說之其時屬召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  
先王意也乃奏入是歲冊令王矣是舉也或有於御史  
慶言王狀者及御史見王狀聽其言也又自失矣藩  
王子孫生長閨牖不習見民間事不晉接賓客復幼冲氣

識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懷世子既卒所以爲懿王  
後者未佩玉兆也今王又無外家強宗其府中事一切受  
懿王官監裁抑他蔽如民家子養歲時不得朝懿王即  
朝亦遽去不得言其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  
先世子舊恩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  
變傾身爲之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將爲亂則  
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有以要息也其  
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  
不與汾陽邑而奪之權遂以徇於國中豈爲負先君言哉

滄溟先生文抄

八記

二

三卷

蒲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其曰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  
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姬宣正執欲以解前罪也  
爲非有似蒲翟之事者不可也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  
呂卻之謀然事以危焉由是而論宦者其則是能有履鞮  
之智而行以荀息之忠時與才不論焉有足稱者矣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壘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則之  
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天不弔百姓  
一二長吏急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而負固

自喜以爲父老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有業甃於篋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爲皆制挺。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爲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惜不長明。至今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翦滅。以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卽於壘書。又得臨籠水上。以春秋耀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傅公謂御史段君曰。滄溟先生文抄記

三

三卷

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爲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詘爲解也。大夫實云畏此壘書。卽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抗虜乃

天子有錫命。以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他盜。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外城數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大夫實云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營焉。曰是在不佞。以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

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  
費爲之其又令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於  
委土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  
終歲率子弟而城已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自三月至七  
月有司某等者乃以効於君莫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  
丈有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爲  
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攀龍弱冠時  
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頽文姜事且三十年以無  
完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者大役難成恐  
滄溟先生文抄記

四  
三卷

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爲政耳如此必  
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允九倡亂一  
妖女子三勤王師亡論所蕩焚即芻餉供億豈但可爲  
一城然遂以棄之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  
爲儲芻餉供億於其所令足待變矣豈爲計哉君名世貞  
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忬君其子云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  
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

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馬三十年改鴈門爲鴈年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虜一道出沒戒得以所直道兵馬

滄溪先生文抄

八記

五

三卷

穿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瑕揣薄厚爲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閫闕不知中彊者外益固之爲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

相爲用十年九葦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  
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  
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䟽數以形明虛實以制禦  
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  
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  
諸州防河是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即虜一出套便涉其  
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優游已難爲卒又况仍以五道便宜  
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  
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雁可嵐之左右於

滄溟先生文林

記

六

三卷

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  
其約非其域孟闡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辟耳目之  
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  
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着清軍者七道而  
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  
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  
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  
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即中路叅將直之



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吳隈者  
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  
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  
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  
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  
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  
秦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  
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  
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

滄溟先生文抄八記

七

三卷

賢遠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  
創立者蓋以其人如狄云

○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所供億轉置送迎舉以  
取集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硤  
濬水則陂阡一值荒歲不有恒產公至比災厲且邊圍嚴  
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  
路使者相望疲命於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績一若不  
欲有爲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邑舊以律占租役

必先以簿正常與他沃壤地偕田瘠稅腴屢不較邑墟亡  
不比屋焉公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之燬惡以登下其賦  
勿一以收責俾參稽各無失職請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  
避課邑百姓始不惡硤瘠陂圩而汙萊爲子孫憂郡大夫  
以上蒞我待需有事境上之臣絡繹於邸宇晨趨出謁暮  
而不能更適庭供億轉置送迎異求同費舊一以委諸編  
戶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官契  
常不掩籍十登其六七邑百姓無不若相與赴戮得代則  
若解懸顧以就衽席爲幸而不知其產蕩然矣戶戶轉趨

滄溟先生文抄八記

八

三卷

傾覆以積倉爲累不饒爲諱蜡臆相祈庶幾無斯役弘治  
間加緡八伯金民車且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緡至二千  
三伯金灤清之塗罕轂擊矣先南陽朱公首平算事列諸  
兄弟之邑得裁五伯金而邑人稍受賜即猶稱貸出納也  
公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侵傷  
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遽上計則什器儲備得轉相爲  
用冗壞即移置勿有廢棄焉法甚便以約不復舉長物責  
邑人值而橋索所羨餘五六年敝政一朝嘉與百姓日  
新邑不重困共正易輯市野喁喁庶見弘治之舊郡大夫

以上令夙以分禮下之而公不以卑百姓晝日晉接不遑  
暇食而儀愈安未嘗飾厨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常夜  
折訟得情皆片言及疊疊問疾苦必竟辭嘗語余曰吾四  
載於縣署有未蹈之跡未嘗一日於窮閭忘兼照之心月  
旦與諸弟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適薦者七人其在生齒  
繁殖流移究宅嚮附者衍負版焉丙午秋入上最天官會  
徵書留擢西臺邑長者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無樂  
乎悅人於始而終無以厭其意也民豈惟無思公屬災厉  
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要安以本俗使  
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哉公名淑勵太原  
之孟人辛丑進士其詳具恤民錄云

滄溟先生文抄 記

九

三卷

歷邑岱畝絲枲則賦維樂沮洳汙萊迴錯昭茲海藩我庸  
景附凡百執事感襄侯度租後薦繁凋察罔籲汙可以康  
無艱國步公始蒞土寬望方殷維時多罹百務孔勞疲夫  
載路壑有轉瘠矢解倒懸登之枉席遊刃引割恢乎爲紀  
渾弓以容內請臧否期彼允濟懲茲勵已雖貫則仍弗憚  
改爲雖遷善急慮動若疑襲弊未祛善將安施乃第坵畝  
燬忠是甄硨田沃稅比屋以薪欺謾避課靡郡匪民原隰

以清井地用均澤及子孫世業莫溷一都之會既詒我肆  
絡繹齊郊戟人節使供億送迎入境取遂束結不脩王章  
斯墜編戶轉給趨相告匱疾首赴役積倉為累吏畏其威  
南陽朱季平莫列邦我獲受賜張公為政樂不可支曰茲  
出納實存有司矜此赤子勿違農時什器儲侍來工肆成  
杪歲上計昔縮今贏享有公牢覲無私幣用克有經供匪  
無藝百年蠹政一朝自督市野喁喁庶新多制晝日晉接  
夜分折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四載宦邸窺園無跡兼照  
窮閭幽光潜晰寄命百里視諸一堂童孺知名擬之龔黃

滄溟先生文抄

記

卅

三卷

謹庠申義父母爾師變彼七士鴻漸于遠九罭有歌公歸  
無所稱最銓階揚績當守栢臺繡裳其志東土蔽蒂甘棠  
受天之祐不朽者仁以報召杜

歷城令賈君記

蓋聞之為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為用也民亦  
孰能不用上而唯即安之為用也公既治歷城踰年而使  
者及於絳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何輒駕而返請留弗  
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爾于斯役相隸蒞相承也  
唯是百姓兆民焉是出而為之令以賦諸其間俾各有藝

極以務蓄其力無失其徵會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有司者  
豈有賴焉百姓兆民惟正是供而令無即於隳政足以取  
給王事而已豈敢爲是匪經以侈厥度亦唯是役亦唯是  
莅功令典籍輕重布之爾敢何異之有即有豐歉不庭不  
虞之患爾既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懷生之念而百姓兆民  
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孰不欲也若不佞總總  
焉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百姓兆民庶幾諸長吏有以德  
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長吏實欲之以委之無可  
柰何其君子實應且憎以非我寧謝不敏敝邑豈敢有愛  
滄溟先生文抄 記

又從而微之累焉而使即事於繫其若父老何何邑之爲也若不然我去而及其田里爾安能知之今吾之視爾于斯不困於役不匱於菑也而邑由以舉百姓兆民無能爲逋逃之故也豈徒爾與有榮施乃歸絳蓋公爲歷城者盡善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喘焉不敢有輕焉之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諸進士郭子革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事而屬余以記者如以

劉公樂峴亭記

滄溟先生文抄 記

十二

三卷

公既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夫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杜元凱之爲人今亡論其位即其功懸諸所遇如以其難也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乎子也獨如嚮之人哉吾所爲營峴者以若效爾大夫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方叔子建平吳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

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巴漢奇兵  
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既激漁涓諸水以  
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  
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到于今利之何計之遠也  
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山川之所動盪勳業  
之所肇造策之所爲明計之所爲遠以是得於峴而後世  
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者若能無意二字於此乎今天  
下南絀於越北構於胡芻粟膠滯飛輓繼絕此亦羊杜二  
時今何以明策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動諸執政乎即使持  
倉溟先生文抄記

節監胡若粵諸軍事不者大興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  
是南北交檄力百倍吳畫何所出何以係尉宅伏中行而  
營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詘漁涓零  
桂不啻涓委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無爲諸執  
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至於峴也不然  
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得共於峴若得二君  
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何爲不樂哉杖屨不具眺  
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  
也吾何以知若能爲羊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

歲後魂魄猶登岵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陵谷功名相  
爲變遷彼且奚以二石爲矣以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  
不得乎丞求之乎身既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爲自勝  
者婉矣爲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下也  
預嘗自謂武非其功祐蓋曰疏廣裁師也出處之間古人  
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龜鼉之諭余於是  
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  
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托龐公於二君子矣

肥城縣脩城碑記銘

滄浪先生文抄

記

十四

三卷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邵曰肥子國也城圍六里一百  
步高一丈五尺云蓋巖邑也五領盤其北陶山據其西視  
郡城爲外屏焉國家分千戶所守禦其間念至深矣然  
而覆土耳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東南北隅延石而堞  
之守禦者率疲卒晝夜謹斥堠省樓櫓無遺力而西一隅  
竟以先勞中廢夫城盛也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岵也  
在昔陶山之役動勤王師今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不  
逞之心無論五領之爲踰備矣邑人大中丞李公蓋嘗憂  
之謂今令吳江錢君曰岵焉不延石而堞之即三面雖金



湯無益也。又何必環而攻之。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叅政行部。過肥子亦以爲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量功命日畧基址。分財用具饌。糧三月而集。不愆于素。堞凡若干。所爲維若干。云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猶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爲小。按察使周公慎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與其動動王師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土堞之。如塗塗附天之陰。兩亟潰亟。暝孰若延石之永逸也。是攝守禦而徵餘自帑。政則錢君欲發與民而已。而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

滄溟先生文抄 記

十五

三卷

周公名某錢君名其中丞公名某云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周公居東于宣于藩匪除于庭而力于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綢繆牖戶百堵斯興言售厥謀用在不疑匪良執事一簣之虧卓彼巖邑何幹何楨三人同心乃成坎城

重脩肥城縣孝里舖記

按察使周公爲叅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舖舖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今縣令錢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

左氏之再吳

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為盟主也。崇大茲館以爲諸大夫有司之所憇。而賓客使者之所假道乎。今且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屬在敝邑。其若諸大夫有司若賓客使者之辱在不佞何。無乃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繕葺。將肥之楸。小介於長清平陰之間。而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也。而援以自解。四十年于茲。假道者暴露憇者。舍於隸人。驅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場之邑。在彼猶在以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君謝不敏。已報上。既得。可自七月至于九月。而舖成。視先大夫

滄溟先生文抄 記

十一

三卷

請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虔矣。以憇諸大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饗。候者爲導。長清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授互勞。望孝里而歸之。視遠如邇。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爲盟主業孰與之。是役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介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猶是舖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爲功。無亦曰二邑之蒿莠自愛。曾不遣一覽者。蹠鏹又何執事之不聞矣。錢君既脩縣城。稱保障而并及是舖。承蔽芾之休。俾居者無警。行者相勸。以體周公廣施德於三邑者也。周公蜀人名某。錢君吳人名某。

內丘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群士也。學何田以群士於禮也。士相觀以群而廢禮由群邪也。今豈徒俎豆之義始諸飲食彼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為曠彙裡不掩則其顛泚曰吾何有於為士也。風俗之道士為政今尚何敢謂無恒產有恒心唯彼為能之即業已群使日眇眇焉估畢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為士也。余往按部內丘至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掘黃金事名矣嗚呼曩令巨時能自託於上何至欲殺其子以食母為孝也。今又何敢謂內丘之無能為

滄溟先生文抄 記

十七

三卷

巨者則是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士足計也。匍匐有喪不與其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而又為之宴喜於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媮快於為士則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是田也。凡八區東南北壇地各十二畝。邑屬壇地一畝。南四里舖地七十畝。南宋家舖地八十畝。東四里舖地十八畝。中丘驛地四畝。凡二百五畝。余始按圖得之既乃過郭巨里中思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乃命以為學田而具諸籍中。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革盛也漢在元封芝生井泉宮帝作齊房之歌以薦郊廟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輩儒雅推賢肩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所謂九莖連葉田復以都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思唐虞不蒙甚大之憂則碩人之邁矣夫芝玄氣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萌之矣奚愛甘泉高山哉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事忤逆瑾意三挫之不偃也奸蕪既雜風紀茂遂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謂人中有屈軼焉豐本遠條世襲東土祖孫奕

滄溟先生文抄

記

十八

三卷

葉棫樸之英十人每兄弟咏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曄曄弗道士林榮之冲和漸於家而以華國則人瑞者乎嘉靖丁未春芝產子舍之堂者五以示余而屬之記余見若卿裔矣若車蓋矣丹章而紕理其葩云以弓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玄黍龜祥庶瑞蕃育靈囿以光騶虞之化乎即不欲官童効異又何限崔巍逶迤之地則中丞公之後興乎子舍慕先人芳烈國香自與隱見之間矣

聖天子方肇玄裡綏明賜天下日濡旱蠶之教賢才敷發芳躅盈庭芝則有哉中丞公於子舍曾大父行也堂構哀

矣澤欲翦矣藜藿登御相遺蓬華一畝之宮子孫荒圯欲  
不守者屢矣子含慨然以在我有豐芑之謀出私苴以肯  
世業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振簪紱之  
餘響人以知有中丞宅而謂中丞之世將復也乃子含之  
堂有芝是中丞之土未敝而我

棗強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棗強劉村人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以族  
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某所建也劉君所建其

滄溟先生文抄入記

十九

三卷

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北則某祠劉君嘗游於田矣  
即民間疾苦察眉而藥餌起之葬者匍匐衾紼婚者拮据  
羔鴈也夏月孔曠行者道暘河朔諸郡卒戍徒役瓜期往  
代得及其塲圃以蔭息其木下壺漿餓葷厨傳過使轉相  
誦慕視廬舍如歸矣以社以方穀減農慶告成地利介言  
景福捍禦菑患載在秩典歲時伏臘我乃於三數祠集饗  
髦艾作敏主伯以輯鄉井以聯宗黨以固守望之好杜侮  
予之禍豈爲淫祀哉棗強當燕趙之郊諸郡之卒戍徒役  
交雜於路悲歎少年忼慨相向即加饑饉必多暴子弟何

可無寔烈之風也。同舟而濟江海者，覆於其各有一壺之心，何者失衆之形也。劉君爲一閭右家，令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處其中也。有處其中，則棲託之跡重，而流移逋逃欲爲不逞者，沮於嫌忌之勢矣。

太華山記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畫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

滄溟先生文抄

廿

三卷

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雷中，雷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徃徃如覆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輪牙也。厓絕爲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峯，東南得大坂，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街上，仄窮爲棧，五步顧見罅中如一耦之，眇新發諸粗矣。罅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加罅中，峽中之縞垂罅中之縞，倚皆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及行於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茹則齧膝。

記必借公事，不特不於  
其言而寺名也，嶺天  
海初亦易矣，予生志之矣

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厓剡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剡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此來，跋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跋首南行，厓如前剡，中屬耳。巍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睨視。是艸生所稱，擲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跋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礮不可

滄溪先生文抄八記

廿乙

三卷

以穿繡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莢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困不知何來，客於此。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拇，此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錚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

成上四方顧其中汙也。上宮在汙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遙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竅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折。折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繙纒纒也。欲度者

滄溟先生文抄八記

十二

三卷

先握繙自懸厓中。乃跣厓自汰。令就繙不得。繙還跣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繙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限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峯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窕爾。父之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即失之矣。是爲南峯。南峯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



壁矣。攀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奕然自失也。

滄溟先生文抄

記

廿三

三卷

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奕然自失也

滄溟先生文抄卷之四

濟南滄溟李攀龍撰

武林澹所楊應時閱 男士經見鶉重訂

傳

○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導遷江東至宋左司諫縉徙分水至元夢聲為崑山學正因家焉故崑山改太倉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王倬以進士顯名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即輅子也倬生忬舉進士選御史屬

滄溟先生文抄

傳

乙

四卷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檢官儉戒淫戲者三事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宋興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間復為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請為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耳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犯古北口公具聞

上請屯京城而身往守通州已而虜果大入至通竟不能

渡河而西 上謀諸輔通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  
州以東諸軍會虜退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  
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薊  
遼總督置通涿昌密爲四鎮奏 上各次第覆如指何公  
棟既總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十萬衛 京  
師而公兼治餉鸞挾 上愾公以軍興法公若爲不悟而  
身歷諸要害爲伏芻粟即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焉乃  
上請得三千騎與臣因糧車爲戰守可以無乏軍興頃之  
歸治餉戶部 召還京鸞竟誣而公得無以賄免壬子巡

滄溟先生文抄

傳

二

四卷

撫山東允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亡何改巡視爲巡撫  
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二廣北會江左諸鎮犄角應援也  
屬倭賊王直徐學毛勳輩襲我公夜縱狼土兵括蒼少年  
以俞大猷湯克寬擊之鹵獲倭生口百四十三首百五十  
級焚而溺殺者數百人軍大振以尹鳳將閩兵徼於袁頭  
北茭諸洋又鹵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聞是  
時賊黨蕭顯率勁倭四百餘屠吳郡南沙還逼淞江淞江  
守告急公曰吾嚮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別將盧鏜掩擊  
大破之斬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徼殺無孑遺是

後也越境而殲虜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去一歲而慈溪破始就城相謂不蚤德王公言公在浙閩可二歲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十餘所得沿海大猾爲倭內主者繫之覆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導往往食盡遁矣甲寅移巡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沒大將覆其師扼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相蒿中外臣誰真忠者蒿惶恐不知所對上曰吾嚮所自拔者王忬耳遂手 手勅吏部朕念大同須得人其以忬往故事唯置相用 手勅益異數也比至

滄溟先生文抄八傳

三

四卷

鎮上書具言歲侵乏軍興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活者萬計會虜復入寇與總督許公某合兵徼破之捕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 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勦遼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既代而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事報可乃分遣諸大將趙卿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

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  
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公各發兵拒走之捷聞進右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  
匹曰守利步不利騎柰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虜  
先後寇遼陽所發兵敗之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  
百戶丙辰

上欲用爲兵部尚書輒不果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人以  
裨帥尹秉衡往有功九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峯一片石諸  
處公督兵拒走之明年虜闌入灤河頗有所殺掠復督兵  
滄溟先生文抄八傳

四

四卷

力戰走之詔切責奪一官爲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  
故會兵部員外郎繼盛疏嵩父子爲所陷抵罪公寃之公  
子世貞又爲護繼盛喪嵩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辛  
愛打來孫俺眼他皮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關義院諸口  
謀有備不敢發詔復所奪官明年戊午虜犯遼左戒師一  
歲凡三捷九月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  
鹹場以精騎七千犯界領箭捍領以大將歐陽安馬芳等  
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領以標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而練  
兵之議起矣是時兵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

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為名美而戍卒多選矣不習戰所  
勾募取充數而已諸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乃為疏  
具列十三事請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犯遼陽以楊照大  
破之獲首虜八百有奇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首  
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聞今至八百以  
嵩故顧無有焉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  
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虜辛愛數萬騎挾朶  
顏首影克哈孩為嚮導謀入寇我我所遣謀多被殺公乃  
請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輕騎繞出賊前凡三日

滄溟先生文抄不傳

五 四卷

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事聞

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第錄諸將歐陽安輩下獄而御  
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鄔懋卿  
言公病憊不任事負上恩當罷狀遂速制獄論殺公隆  
慶改元世貞守闕下白父寃狀以詔復原職公好稱  
說經術而長於吏事凡三為巡按一經畧一提督三巡抚  
一總督所推轂賢士大夫徧天下也贊曰大臣之處成  
功難言哉庚戌虜犯京師中外洶洶公先策必至以  
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河嚴邑翼翼輔以無恐

肅皇帝張皇備胡左顧右眄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大將軍而公以督餉崇間並見倚重尋視閩浙旋移大同虜逆已則奉而南倭逆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公之以聽厥成而天子屬精方稱緩急圖輒効喜自拔士號爲大同得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度次薊遼而公拒走大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柰何不免蒿父子文致之也自練兵之議起而間以生柰何比年治師不中調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三事具是矣天子方喜自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遼乃有上言不任事負國恩當罷則誰爲之者激

滄溟先生文抄

六 四卷

極而反大臣之成功難言哉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仔以總督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蒿父嫉削臣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壅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遼陽爲肘掖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虜爲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

今當

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爲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與俱出塞氣奮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漕太倉與宦者奉稊米相持也既聲聞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尋罷亡何疏尚書鉉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亳州稍徙太倉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即所欲令爲之不欲屬之

滄溪先生文抄八傳

七

四卷

雖屬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

天子之祝官歲時聞上覬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即又來守吳郡則吳人欲之矣郡別駕其所治逋租者獄纔一牘爾坐在戍籍當遣者六十人捕夫行者又三下人公趨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檄大司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戍者一人主送至戍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



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既以其賞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者而揭之途。御史君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遣中公廡知其爲署某陰事者某也。曰：兄不義而穢於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着箕日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往求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寇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彊禦哉。

滄溟先生文抄 八傳

八

四卷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既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歲以故夫不爲儒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即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速太淑人存也。且爲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猶日呻佔如病嫗之就蓐使其父母瓠瓜畜之而進退維谷。坐自朽腐是爲從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甘毳之餘亡何施予徧族黨矣。無何橋梁之役徧四境。

矣而產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甘毳則推及施子  
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煦濡與群處然耻夸昆雖  
狎必以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  
者人以此益附公公既貴有輿馬且年七十餘不以乘也  
每出入安步里閤中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億庶幾與里  
閤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兇輩  
尊寵於車上儻哉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  
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母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甚盛  
典也一之為冒而復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  
滄溟先生文抄入傳

九

四卷

公是時已封御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  
車上儻云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輟麤糲  
之食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糠不饜若將終身雖  
今暴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為婦時也豈以吾兒為不能事  
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豈之推之後邪晉之多  
賢由來遠矣子夏既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所與友田子  
方段于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輟粗糲安步里閤不以  
輿馬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

後若之學之此乃一也  
俗羊則以是而極矣

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俟駕而後行式間而後過苦  
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舉殿矣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  
坦率乎西河之俗蓋猶有蟋蟀伐檀之風焉其論爲儒非  
獨疾夫不成也之推之母固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然以  
有激將來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効於世不得藉口耳  
公之意蓋因以爲訓也既已三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  
出處大義迫斯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以謂質行  
君子哉得其子而益顯也

長興徐公敬之傳

滄溟先生文抄八傳

十

四卷

公名東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久之授弟子室  
里中非其好也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  
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誦義爾終安能  
嘔嘔爲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佔畢從群兒取糲自食  
乎會邑富人許公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賢夫如公者公是  
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女家素長者里中少年多侮  
之即妻公又皆來侮以嘗公公問許公豈負是屬而欲報  
之然以易高耳今我在也而彼皆藉吾家令我維是子  
壻行皆魚肉之矣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

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少年家顧且因  
許翁奉百金顧交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更召  
外家宗人及里中父老日高會數問其金餘尚有幾所趣  
買共具曰里中少年豈不多豪然無柰此牛酒共具我何  
公既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阨而某氏日操百金將進公  
及見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金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  
衆辱人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橫哉朱乃瞋目視公  
曰客何爲者居邑屋至不見敬於若乎乃大挫公公佯不  
問一日袖四十斤鐵椎謂朱曰不聞金陵客椎殺晉鄙事  
滄溟先生文抄本傳

十七

四卷

乎朱跪曰吾始以先生爲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  
去時江南大饒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之士然歲入  
實不足以奉賓客至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公始與諸兄  
同居及往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十年之中公蓋再  
致千金即諸兄匍匐來稱貸公又未嘗以無爲解焉公嘗  
謂何知積著好行其德者爲享利吾予人若棄之假人若  
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不忍爲也公蓋慕吳監門  
卒之爲人而游於酒哉朋友相覩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  
而醉二麥客前奏琴未嘗不爲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即

長興令召公公又謝病不能往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故不多爲陂誠得瀦水高下更相受溉可令畝一鍾何憂暵哉城南諸田即患茗水暴至然以隄善潰爾築令廣一二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土爲池可養千石魚即雖汙邪且不失芟牧其中獨柰何無百世之利不爲乎公既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重公門外時時以干旄來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今年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失即有從季子中行來者與許夫人爲夜灑端

滄溟先生文抄卷八

十一

四卷

早帳具至旦不倦蓋中行未遊京師所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余爲郎署中時中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即所言邑長吏治渠事煩苦不爲也以大人之義與邑中長老共數百頃曰何不成也家大人謝曰吾聞興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事也且吾邑長老居閒者終不語今長吏幸而聽我我又柰何從邑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爲長者如此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郵人也以文無害試補奉化縣功曹在家人

時嘗稱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曰信斯言也予幸逮事王  
父母又以勤父母予奚賴焉其爲王父母供具一視父鎬  
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所執王父母喪父鎬無  
不如已自盡者而不知其所由辦也長公既收弟仲於維  
揚而爲季有室以託姊子然後嫁從女者三如其女葬不  
能喪者如其弟仲筐篚賻贈至無暇日不爲厭焉長公出  
入邑屋少年輒自避過而與之言則趨婦姑勃磳不出梱  
闕亦自曰將謂杜長公何同曹掾某患疫諸曹掾舉以其  
妾故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大義而

滄溟先生文抄

傳

十三

四卷

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難而坐棄之  
也每徃必有所與俱執大竟夕身傳七劑其妾顧以爲無  
閒處衆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蘭谿縣功曹蘭谿令謂奉  
化令曰大邑多君子今安得有杜掾其人哉奉化令曰其  
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如此先是長公值橐中裝於蘭  
谿之塗舉以徵亡者亡者至謂長公曰橐中裝都料也將  
輸縣而先門假寐道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  
金舉者遠矣然此其地也長公曰以其地固在索之豈遠  
乎即舉以畀亡者亡者捐十金謝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

五十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也遽辭而徃章公居仁嘗謂長公雖在功曹中質行不可及矣尋授廣西龍江驛丞有以藤自毒殺者其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司則移長公長公覆而輒見其寃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笞之長公曰憲司豈少廉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命也笞之不猶愈於殺人以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檄從軍疾作而卒於邸後五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守方爲良二千石云

贊曰越之俗機賔者惑焉同曹掾疫長公不憚躬調護之滄溟先生文秘八傳

十四

四卷

可與立哉及觀所畀亡者橐中語其調笑疏於叱詈舉五十金若亡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得我又何可啗以利也有是驛吏不難於不阿郡太守意有是憲臣不難以殺人  
大獄屬驛吏者今無矣夫今無矣夫

###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省中余時爲郎亡何使君補鄧州余尋出爲鉅鹿郡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徃來二御史臺君部刺史必直使君與使君相勞也雅已聞次翁爲人翁名尚智字哲夫陽曲人

嘗補郡弟子員不就以貲假幹掾省中十餘年除薊之義  
豐驛焉驛於京師東北諸邊爲孔道次翁乃簿正廚傳  
筆使諸走約客至當御者徃蓋三年所車馬捷於羽檄使  
者應乎烽火未嘗一日詣對幕府矣再遷北地之北峽關  
北漢障塞尉說客出入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于  
鄉視筭中俸纔二金笑曰腆矣一抱關吏何功於

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爲質焉旁引成事而  
見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輩  
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魁梧美髯長者少不視產而長翁

滄溪先生文抄入傳

十五

四卷

乃善賈乃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已出語人曰兄子某病  
吾則終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嘗不譙讓之豈爲第五氏  
哉即晉陽長老亦言翁倣僕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  
初不著於睚眦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閒然計畫之耳不必  
人人嘗施以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顧金矣余猶記  
使君在鄧嘗使人於諸郡徵當候太嶽祠官者狀時祠官  
方貴幸余所爲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  
鉅鹿之所爲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  
移蘇州太守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第一云次



翁雖不視產即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一日越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卒業爲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次翁所爲使君亡慮十數師類如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爲大郡視曩倖筭中二金實腴矣廩吏何不可爲哉余惟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誠日莫途窮奪然後罷逐然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爲而棄官則又從而極之曰是先奪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復用之而竊輕富貴爲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以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狡亦滄溟先生文抄入傳

十六

四卷

徒爲罷去耳身已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跡愈著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子孫稍遷歛之傳谿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遷休寧凡五世爲兆義生政景皇帝時用鹽筴起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良馬以免顧橐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廢著以復是瓦

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鬪智即百金不猶當竒勝邪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生季公公生速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俱徧游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爲閭里率相矜以賈咸謂季公有家約也先是公父舉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益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乘矣二兄之亡也公慨然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橐中裝託我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蓋終其身無私藏亡何御史君受寧遠令又勸之往曰無念爾祖使我得稱長河循吏子更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

滄溟先生文抄八傳

十七

四卷

卒以卓異聞 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覘御史君所爲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趨還休寧營萬安里而老焉縣大夫舉賓射必迎公公彊爲出竟不取然閭里朞功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爲解也公以季子金孺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節伯仲間事如長河丞所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妙事如姑汪如孺人所也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君上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爲南京某部郎中云 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

仕顯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輒謝雖賓射不再出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以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豈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孫脩業而息之所謂施于有政者也

○ 武母太孺人傳

武母井陘人姓畢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先莒州學正忘其名以直言顯湖廣叅議鸞孝行表里門臨漳訓導居仁稱經師也母自以世家女通內則孝經大義歸邑處士用之遺腹三月而用之亡年纔二十有四既彌月生子礪甫

滄溟先生文抄入傳

四卷

允三十二年而礪夫舉進士除長清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允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而母封太恭人是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錫蓋殊遇也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母年五十有司上言節婦狀先帝命表母里門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身相勸也託孤爲難焉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不辱則毀髮膚以杜求者無已感慨經濟自謂永訖計畫無復之耳無論形虧而行立之爲無以自全即身亡而孤存亦爲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不

可知猶爲重遺之矣。既阻薦饑，匍匐更依父兄，輒貽不淑。天所不能奪也。衆方用暴，以孤爲辭，是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所不至也。乃武母故自有母才。云礪甫又爲余言母家代自有節婦，蓋其天性也。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爲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共養。如姑意罵詈，日滄溟先生文抄

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蔽之深也。則操挺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袞，絰而猶未置焉。至令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爲其子以婦爲其

子之孤以婦自爲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老可俟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以立今

滄溟先生文集入傳

二

四卷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幡而守建昌者孤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矣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